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立齋遺文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施　銑

集部六

立齋遺文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立齋遺文五卷明鄒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時萬安方倚内官恃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即立志欲發其奸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及中官雖留

中不報而奸黨銜之次胥反借他事羅織下詔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官年僅二十六詳具明史本傳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吴廷舉附注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又附載寄吴獻臣一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為廷舉所編次刋刻此本

前有什邡縣訓導李廷梁序稱舊板佚闕按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啟乙丑所刻也凡奏疏一卷襍文三卷詩一卷智疏劾權奸直聲動天下於君國之間纏綿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辭朝詩有云雲韶聲靜拜彤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疏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

與明時臺諫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傷樸遬而直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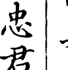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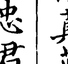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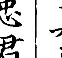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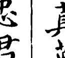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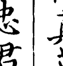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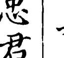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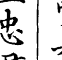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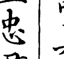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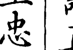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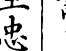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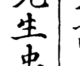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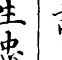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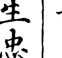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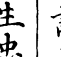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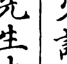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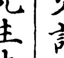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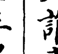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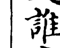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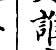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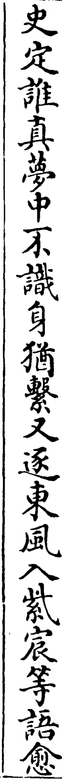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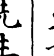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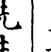
立齋遺文原序

鄒智字汝愚别號立齋又號秋囦蜀之合州人卒年二十有六先領四川鄉試第一次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適成化丁未正上龍飛諒陰之始偶值星變智伏闕上疏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閹官弄權所致勸上脩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于是中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煆煉成獄竟以身免謫㩻于廣之石城所吏目遂至竄死天下聞而哀之遺有奏議書啓詩文若干卒

成一帙昔已刊刻傳世觀者靡不敬重愛慕若見先生面目奈歲久板缺多所不全復承按臺李公芳麓重梓又已損失不佞幸生先生故里中幼借館先生祠堂肄業朝夕覩廟貌森嚴生氣凜凜敬服先生慷慨忠愛極自無二追思六經之言皆古聖賢道德仁義彪炳之徵惟得天地正直之氣化者乃能與天地相為悠久先生惟知人臣之義一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故知有吾君而何懼有權倖知有宗社生靈大計而奚恤夫身家故

其理明其氣勁所以陳説是非利害豪無避諱絶無濡忍而又毅然奮發如決河堤以灌梁宋之墟如操嚴刃以搏猛虎無敢嬰其鋒者或又謂其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其忠欵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唫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豪俠而又根據義理提挈綱領以為之宗亦可謂知先生矣然而先生得傳於世者此也其有光于史冊者亦此也自有宋諸儒没正學失傳大義不明自先生出而世道賴以維持惜乎不幸短

命死矣使假之數年忠藎更深造詣愈大豈非斯世斯民之福哉而先生不幸死矣可無媿於人臣之義而其不朽之道脈不磨之精光雖死猶生矣此固先生之能與天地同貞觀者也詎得以常人之脩短論先生哉說者又謂先生上疏似早當異日為大冢宰極論天下軍民利病而天下軍民受賜多矣夫先生之上疏也祇知人臣事君以忠耳初何計夫早暮若必待冢宰方言則當是時天已垂象以警戒人主而中外大小之臣漫不



為怪而不言使先生亦弗言則人主必視天變為泛常漠然不加修省不統之乎棄天玩天也哉先生見諸大小之臣含默熟視故不敢不詳言之耳一言而陰陽之分明一言而賢奸之品定先生又何不可言及觀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大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又韻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等語愈知先生忠君愛國出于天性見于言表雖食息夢寐中

有欲言之不盡者向使天下太平無事果如先生意顧又何樂乎有是言也哉旹天啟五年孟夏什邡縣儒學訓導李廷梁序

立齋遺文卷一

明 鄒智 撰

奏疏

弘治丁未應詔封事

庶吉士臣鄒智謹奏為扶陽抑陰以回天變事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

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令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不然龍飛虎變之初青天白日之下豈宜如此之變異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

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詔書內一款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姦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

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而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虚心以聽夫内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以内閣之利言之莫利於君子以内閣之弊言之莫弊於小人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此理勢之自然也竊照少師萬安持禄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

詐懐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壊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覬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奬社稷下奬蒼生此奬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禄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奬無不革矣再照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北直隷廵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

正可决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
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
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
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
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藴則天下之利
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
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
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

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
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
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自
古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臣
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
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内
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
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絶百王神武震驚六

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美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人之神明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者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自然聰目自然明言自然當理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而無愧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

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獘正天下之衘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宫其心之發於天理與臣不得而知也發於人欲與臣不得而知也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與臣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㸃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如芝蘭之必生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如荆棘之必盡則静與天俱動與天合

而宦官不能惑矣益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也如事天天者理而已矣在

理當如此則行之在理不當如此則止之一行一止悉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益推孝子不忍之心至於如此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以為前人光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于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

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茍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不拘於淺見凡所以事先皇帝者一以事天為法可也臣三尺微命一介書生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危顧以天變

赫然可畏如此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陛下言之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天經地義可澌盡也天下以為何如後世以為何如四夷以為何如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蒙先皇帝採取收拾作養翰林固非

一令一尉之比豈敢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臣不勝畏天命悲人窮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弘治庚申拾遺

翰林院庶吉士臣鄒智謹奏為欽崇天道事臣聞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是皆天理之當然非有所為而為之也頃者上天垂戒以警動我國

家山上無雲地下無雨以時計之自正月至于五月以地計之自北方至於南方亦不可謂天地之小變矣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肯動一舌畫一計為陛下紓一分憂者君臣之義棄之如屣礫然世道悠悠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尚賴陛下克謹天戒不遑寧處下脩政之令出罪己之言綸音朝發於九重甘雨夕施於四野天人交感信不可誣然臣於此方且為陛下憂而未敢以為陛下賀也何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

有過父怒之為之子者憂愁欝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家庭之間為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勸其主以為長久計視其主之憂不憂樂不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日復一日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為怒矣天下之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厮養也今

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又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為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竊任未久識練未深不敢毛舉以稽聖聽請獨以今日之急務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虚心留聽焉一曰任宰相以亮天工臣聞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宰相之不可不任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也陛下之於宰相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

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名為陛下之獨斷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任則不疑疑則不任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臣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不由於正路旣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者明白果決足以了事此陛下所以一任之一疑之也

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吕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壯禦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歴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盡體元之職重調元之任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吕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凡宫中府中之事無一不屬其統領退朝之後名致便殿或賜坐或賜

茶或給筆札使條陳治國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

二曰選諫官以開天聽臣聞天下之事惟宰相得以行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茍非其人曷足以稱厥職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鶵鵬間有

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讁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而陛下亦安用之臣願陛下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閤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如不可採亦曲加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

三曰收人望以協天心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撑拄天地顧削其爵而投之於桑梓之墟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貫鑄金石顧褫其權

而置之於田野之間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向日之誠技癢於中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强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

四曰復祖憲以正天綱臣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

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凡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不與一髮之政神謨雄斷誠萬世聖子神孫不易之法也頃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内倚為之相外倚為之將十三布政司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等倚之以結

怨于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天綱於是乎正矣右臣前所陳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而不可少緩者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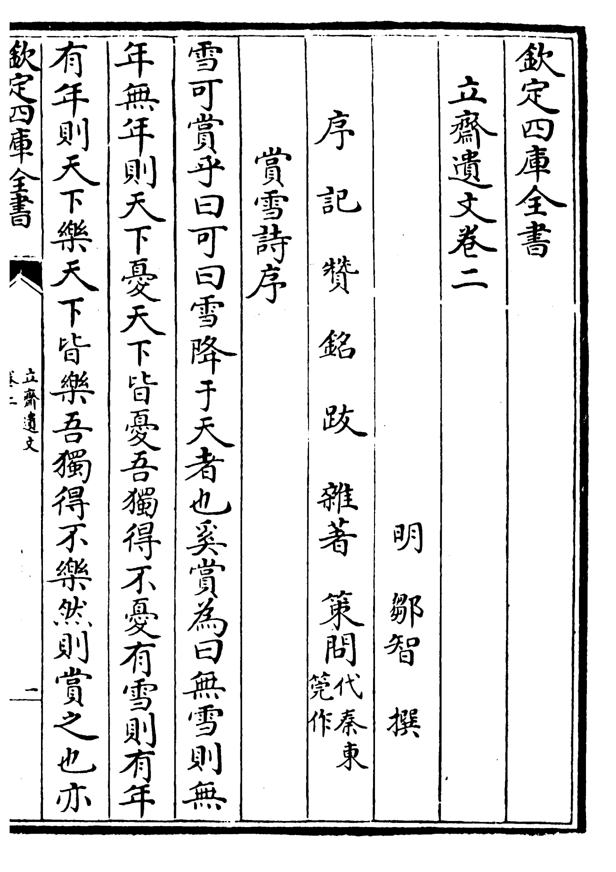
而奚假於臣言哉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為其書訓其字為其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摭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一月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臣聞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

則不足以明道臣知急於明道固不暇於恤身惟陛下

為太祖十五年艱難辛苦之業一留意焉則萬世幸甚

臣干冒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立齋遺文卷一



立齋遺文卷二

明 鄒智 撰

序 記 贊 銘 跋 雜著 策問代秦東莞作

賞雪詩序

雪可賞乎曰可曰雪降于天者也奚賞爲曰無雪則無年無年則天下憂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有雪則有年有年則天下樂天下皆樂吾獨得不樂然則賞之也亦

宜賞之何以乎曰賞之以琴雪溺而未拂賞之以酒雪凍而未開賞之以鶴氅雪重而未披賞之以龍團雪侵而未破不如賞之以詩詩可以憂可以樂可以壽諸不朽也予非能詩者姑叙其大意如此以引諸詩人之興

擬送友人奉詔使安南序

天以我明克肖其德乃大降顯休命於我高皇帝帝王正統始有所歸維時安南廸知上帝命首執壤奠以脩臣職高皇帝嘉之遣使報誥著為國典今天子奉純皇

帝遣詔嗣無疆大歷服按圖數貢遣使頒詔於安南大臣以翰林院侍講劉公戩聞天子曰可其賜一品服公遂拜命以行予惟聖主之御外藩也以文德不以武威賢臣之出使也以節義不以文章我天子上體乾元下體坤元黜奸如脫距進賢如拔茅從諌如轉圜凡所以建極道民者惟高皇帝成憲是式而紀元歲運又寔符於建國之初英聲茂實固已震敭乎氷天炎海之外矣何俟於武威公侍從近臣雍容朝著論思獻納素有補

于先朝今也恭承簡命為天子萬年第一使當必渠雪
精神振起其平生之節義以稱任使豈徒拘拘文章小
技以事誇大者哉昔歐陽文忠公使遼遼人待之甚盛
曰以卿名重故爾夫文忠之名之重之聳動遐邇不待
使而可知也然竊意其入遼之時一話一言一作一止
一辭一受必以節義為大閑使遼之君臣望之而敬即
之而親夫然後信之而不敢疑也不然重於前日者能
保其不輕於今日乎比來出使者短章大篇動成卷帙

直欲與外國爭爲長雄而於節義漫不加之意懼非所以全天朝之體重天王之命也故於公之行也重爲公告之

送掌教方先生考滿序代秦東莞作

古者内設公卿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設方伯連帥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守宰之任非獨使庶民安于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已必將宣明教化敦厚風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然後爲王化之成是以考亭

之守南康也均賦役平訴訟恤疲勞亦既竭心思矣而必尊崇渾厚端良剛毅方正之士如黄知録施學正李進士之流以為學宫之師蓋古之君子其右文教左吏術而不苟于職業也類如此東莞為國在中土東南萬里炎天瘴海之外簿書期會之繁往往有倍蓰什伯于他國者愚又以散朽之才偃然位置于吏民之上夜寐夙興應文逃責之不暇况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仰助后王降德之意乎獨幸學宫之中二三師長風厲作

成于上吾民父兄子弟觀感興起于下故雖以愚之散朽肆情于種花製錦之間而反得以坐致夫教化之宣明風俗之敦厚人材之蕃衍而碩大者二三師長之惠也今掌教方君以九載之期將之京師考績于太宰氏則愚情之所不禁豈獨春水碧波春草碧坡而已邪柳子有言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故獨書其中心之所獨幸而人不及知者以遺之以為考其君之績者考諸愚之言焉其亦足以徵矣君名其

送太史梁先生入朝序

人有恒言皆曰人臣以近君爲榮其言似也而未知其所以榮也治天下猶沃焦釜也急遽而沃之其焦也自如善沃者以漸潤之而已矣天下之大不能以口潤也必先自潤其身潤其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近則日潤而不自知也人臣之切于人主者二曰諫臣曰侍臣諫臣者有時而近者也侍臣者無時而遠者也諫臣者規君之過者也侍臣者養君之

德者也是故諫臣之用力也貴于幾侍臣之用力也貴于豫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心在人主而已矣自人主而言之用力于幾者不若用力于豫者之為純全而無缺漏也用力於豫非深于道有至焉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深于道而至焉者古亦有之矣而世與我而相遺者往往而是也以深于道之人得近臣之位潤其君以潤天下天下陰受其潤而不知其榮也不亦大乎自夫頤中之有物也卒未有以噬之而又能以自嗑也於是法

從之英乃或以文字潤其職而近亦有時而遠矣近臣之設豈端使然哉南海梁叔厚先生嘗自史館入侍青宮以旦夕承弼今上近臣之中此又其近者也先生為人簡重未嘗告其所以近吾君者如何人亦莫之知也以智覥之先生其得潤之體者歟蓋智之見先生三其始見之於丁未其後見之于己酉皆再見而已今年奉都府檄往來南海中則見先生為最勤其見之初亦無以甚異於人人也惟既見之後躁者為之靜焉踈者為

之密焉枯者為之達焉流者為之迴焉泓衍而局促者為之沉着而舒遲焉去愈久而思愈深非惟智不自知雖先生亦莫之知也以是覘之則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所以潛移而黙運之者豈人所及知哉今以憂苦之餘萬里祗見勞問有錫登庸有遷先生之近君益有加而無已也夫身愈近則望愈崇望愈崇則責愈重先生將取於前日而足耶抑有所盈虛消息于其間也傳曰河潤九里海潤百里前日之潤河而已可也今日之潤不

有大於海者焉其何以沃吾君之心慰吾人之望而塞天下之責也哉先生行時縣大夫吳君獻臣帥其縣之達官貴士餞之鑑江之湄取古絕句詩分韻賦之以識別韻窮矣乃以其序見屬且曰序其意不序其詩可也於是推原近臣所以有功於天下者以為先生獻而求是正焉若夫犯軷長道摻袪為别非所施于君子長者之前也

送提學潘先生副憲陝西序

成化二十三年今天子嗣無疆大歴服進賢如拔茅黜奸如脫距從諫如轉丸凡所以弘祖宗之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四川提學僉事金華潘靜虛先生上疏請勤聖學以端治本天子嘉納之尋陞副使乃提學於陜西四川之士衣被先生之教寓京師者各有言以獻智之受知於先生也最深又非他門人之比固不敢犯亦不敢隱請以古人之已然者請教於先生智聞胡安定公宋之名儒也其上疏也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

為要其提學也曰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
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告君而本於聖學
造士而本於德行斯二者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
也先生前日之上疏也既得文定公告君之體今日之
提學也又適文定公造士之職昌亦重德行輕文藝撥
士風之澆而反之淳乎或謂古之德行不可行於今亦
猶今之文藝不可行於古是大不然德也者得之於心
之謂也行也者行之於身之謂也使人而無心也則可

以無德使人而無身也則可以無行不然何古之不可及乎且夫天子之詔先生也天語叮嚀無非德行之為重文藝特其餘耳今欲抑此而伸彼豈惟非古之意抑非天子之意也先生始以嚴律蜀之士蜀之士畏威而化者半弱終以寛待蜀之士蜀之士感恩而化者半强六年之間駸駸乎德行之趨而無復浮華巧麗之習若更遲之以年則丕變矣此又先生之自試者也先生以為何如

瑞粟記

余領薦之明日葵心軒宋公示余一圖亟取而閱之則瑞粟也其一本差大凡十穗其一本次凡四穗其一本減十之半而强四之一於乎休哉於乎休哉夫和則同不和則獨物之情也粟之穗本止於一而今也至於四至於五至於十豈偶然也哉葢我賢王能丕式我聖皇之心而無不和所以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也嘗記洪武間有以嘉瓜進者太祖曰盡天地間時和年豐

乃王者之禎嘉瓜何與觀斯衆也可謂和之極而豐之奇矣不曰王者之禎何哉書生不能自已之忠願賢王益和厥心永保天地之和譬之宗子然常為父所喜則三蜀幸甚雖然旦夕承弼以成其美於君者家相責也宋公以為何如

勤政堂記

弘治改元今天子新服厥命政亦維新開早講晚講以探其原復午朝晚朝以成其務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丕承無疆之休益法天之健也維時公勤于論道孤勤于弘化卿勤于分職史官勤于史諫官勤于諫十有二牧勤于承流宣化數十年因循廢弛之政一切振舉益法上之健也其州牧其既勤其政以祗若上意矣又作勤政兩大字榜其居常聽政之堂以壽諸不朽而屬予以記在易泰之九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言泰將極而否欲來當艱貞以保之不當恤其孚也我國家重熈累洽十紀有奇

至於今日朝綱之作者壊士風之朴者澆民財民力之盈者虛駸駸乎泰之九三矣傳曰人定者勝天茍徒恤其孚而不思艱貞以保之使城復于隍焉将何以善其後乎此勤政之大意也若夫念終始典于勤則存乎其人焉耳矣

張留侯贊

為臣致忠為子致孝人之立身此其大較本心一放如炎如焚子遺其父臣後其君惟文成侯親扶赤帝忠復

兩雖孝通五世天下既定乃遊太空清風峻節與世無窮

諸葛武侯賛

人有恒言皆曰義利義根于天匪利可二孟軻既没此道不明天下之人惟利是征猗歟武侯卓有高致自其讀書獨觀大義静以義卷動以義舒順以義撫逆以義誅外無餘財内無餘帛一夫有死曰予之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元惡未梟曰臣之罪人之有過孰不掩之侯

惟不知知則改之人之有技孰不妬之俟惟不聞聞則聚之將星熒熒自天而墜大義雖明竟莫之遂萬古在後千古在前青天白日高山大川

狄梁公贊

身列偽朝心注王室力可能中不可能知可及愚不可及

筆銘

曰元銳爾惟管城侯毋惑毋荒惟程之敬毋偏毋陂惟

柳之正爾惟慎哉

墨銘

曰元光爾惟松滋侯礶然而剛爾質之良瑩然而光爾文之彰爾惟懋哉

硯銘

曰元默爾惟石鄉侯流而不息可以成川靜而不動可以為山爾惟勗哉

居庸關銘 有序

居庸關本秦居庸徒之地自石晉沒于遼以迄于金元四百年矣我太祖高皇帝自南極出師北極此險始為國家有太宗文皇帝自南京定都北京此險始為國家重餘若永平山海白羊紫荆諸關雖皆國之藩蘺然未有若此關之險之最也愚嘗聞之唐之時突厥為最强及李世勣為將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是唐之所以服遠者在將不在險也宋之時

遼為最强及司馬光為相遼人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以開邊釁是宋之所以服遠者在相不在險也虞之時三苗恃險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是舜之所以服遠者在德不在險也然則居庸雖險豈國之所當恃乎雖然德以本之險以居之相以經其中將以緯其外險固不可恃而亦不可無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關之設葢取諸坎云銘曰

壯極有關寔惟居庸天造地設畀我祖宗天險在上地險在下百二十年承天之嘏帝凝駿命文德誕敷闢乾闔坤與舜爲徒相臣如龍將臣如虎亦既守之永鎮千古

跋釣漁城誌後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黄河之險立國於南者恃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有蜀則舟師可自蜀浮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共之矣

由此言之守江尤在於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與冉氏兄弟受知余玠而首畫城釣漁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非有見於此與向使無釣漁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嗚呼當茲城之城也宋無西顧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賈似道能用汪立信之策陳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下游與上游齊奮內郡與外郡并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

不平之憤

書江西陳大叅贈其從子詩後

江西少方伯厚庵陳公為政之明年當獻士于朝公之從子大經綸之適應江西聘來司考校凡十有六日而事畢綸之始得執滫瀡之養侍公於薇垣之私第又十又六日而綸之始以去請公不聽而綸之有京師之行勢不可復留也則燕之滕王閣以送之自為詩一章俾侍史歌於大江之濆而屬智識其後智嘗讀韓退之河

之水詩見退之所以念乎老成者甚至退之嘗謂老成醇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其念之也則宜綸之以明經中南畿鄉試式分教於陳舉足吐辭學者傳以爲法兩司考校皆以明以公見重于人人而綸之方且養根竢實加膏希光期所以進于高明廣大之域非特爲陳氏良子弟而已故公之愛綸之也不減於老成然退之在河老成在海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而陳實中原距江西不過三千里音問往往相望于道故退之之詩出

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餘而公之詩隱然有温厚和平之氣皆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至於推本先世以來積善餘慶而期共相保於無窮又綸之所當籍記而佩服者詩云乎哉綸之行時智以罪謫官雷州道出豫章城下故得公之教讀公之詩而羈病之餘學殖荒落漫不知所以應公命綸之過蘊直亭見明之秋官將謂智離羣而索居也久矣

問大學之教以格物為先宋儒之論悉矣其論格物之

始曰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信斯言也是誠意正心又在格物之先也豈其然乎

問孟子曰人之性善朱子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今為風俗之論者曰某郡某邑之民善而治之也易某郡某邑之民惡而治之也難而所謂難者吾邑亦在其中然則孟子朱子之説非歟若曰人之性本善而無惡也所以治之者本易而無難也孟子朱子之

言是也則請聞所以治之之要

問漢高帝之廢太子也周昌强諫于前叔孫通㪅諫于後帝皆未之聽也吕后用留侯之計招致四老人羽翼之而高帝卒不能違漢之國本所以翕然而一定者留侯之力也朱子綱目詳陳留侯之事備載胡氏之言取之也審矣及其辨鴻鵠之歌也又謂留侯不為漢家社稷謀而深有感於四老安劉反滅劉之詩是果自相背戾而朱子未之定邪抑亦互相發明而讀者未之思也

問昔之論兵者曰兵形象水言隨地而制流也此特論其變耳至於立國之大綱經世之大畧則亦有一定而不易者苟筭不熟於廟堂而欲恃一將之智以為命其不至於誤國者幾希理宗之季元師日侵宋祚奄奄不絕如綫汪立信獻策於賈似道請以五十萬人守七千里之江其言甚備似道不用以至於亡元師之渡江者亦敬服之曰南朝用其策吾不得至此矣以愚策之當時精兵止有五十萬人若盡出之江干則都城之守必

虛矣使元收合其諸道之兵并力於一而直擣其虛上流下流策應不及其亡也可立而待也諸君子設以身處其地而為之謀如之何可以萬全

問范仲淹變法於慶歷百世以為宜王安石變法於熈寧百世以為病究其所以然

問伊川曰我之道與明道同晦翁亦以為然凡引用二先生之言不復別以伯子叔子之號以今觀之明道渾融伊川嚴毅明道純粹伊川縝密明道之言超邁伊川

之言確實安在其為同邪

問人之為學各以其心之所欲為主學射者欲射學御者欲御學織者欲衣學種者欲食學科舉者欲仕也古之人所以惟日孜孜斃而後已者所學何事乎

立齋遺文卷二

立齋遺文卷三

明　鄒智　撰

行狀　弔文

叙羅一峯先生事狀

一峯先生諱倫字彜正姓羅氏吉之永豐人中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為脩撰時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先生親詣公第力勸其不可旣而公竟

起復乃抗疏言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子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富弼辭之曰何必遵故事以狥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

之冠雖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狥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此二君者未嘗狥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然而功澤加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史筆侈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使臣孝於其親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起復為丞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政此數君者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而生

靈以之困社稷以之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親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臣為萬世之大君若欲任以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雖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

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臣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方則水隨以方盂圓則水隨以圓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恐心生恐心生則禄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禄不安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

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餘清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延講聖學之要究為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論政事之得失明道術之邪正考古今之治亂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則賢所能言者人亦能言之羣策畢陳衆賢畢用又何

必拘先朝之故事違先王之禮法損大臣之全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止於夫初無與於妻起復止於父初無與其子今舍館如故妻孥不動將以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許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比年以來朝廷以起復為常典縉紳以奪情為美名利在得恩則匿服以受

恩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遷官則匿服以俟遷利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貪贓則匿服以居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之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宸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終喪依劉珙故事言事則内不失愛親之道外不失事君之忠其餘未起復者并許終制已起復

者悉令追喪止奪情之典嚴匿服之禁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於不孝靦顔於不忠乎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監察御史楊公琅陳公選相繼請留皆不報三年丁亥召還四年戊子至京師復脩撰改南京翰林院供職兩月以疾辭不報六年再辭乃得歸十四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金牛書院之正寢堂享年四十有八先生為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寒凍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為人之毀譽歡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

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禄薄請令得受皂隷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名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讞之先生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罽袍先生服之入金牛

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瘞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

尭叟尭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吕升知其力不足也

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

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

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竊惟朱子沒而正學不明於天下士生其間各以其意之所欲者為學漫不知所以立乎其大者先生起自南服獨能以朱子之言為可必信而直行之舉世譽之而不知喜舉世非之而不知顧終身窮死于長山大谷之間而無怨言如黄河之水決自龍門遇險

亦不知止也可謂一世之人豪者矣朱子稱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范公之前有王文正公魯肅簡公寇忠愍公李文靖公皆表表乎以大節鳴者而振作之功獨有待於范公者風之所被者異也先生之於范公淺深疎密非後學所敢議然天下之士聞先生之風者莫不知正學之當尚爭相淬礪以趨于善人君子之塗百餘年間媮惰頽靡之俗為之一變其有功於名教豈小補哉是以忘其輕易僭竊之

罪輙因門人所述者而叙正之以俟立言之君子雖言之無文有所不暇計也顧其他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尚多未備俟搜訪有得當續書之謹狀

弔劉忠定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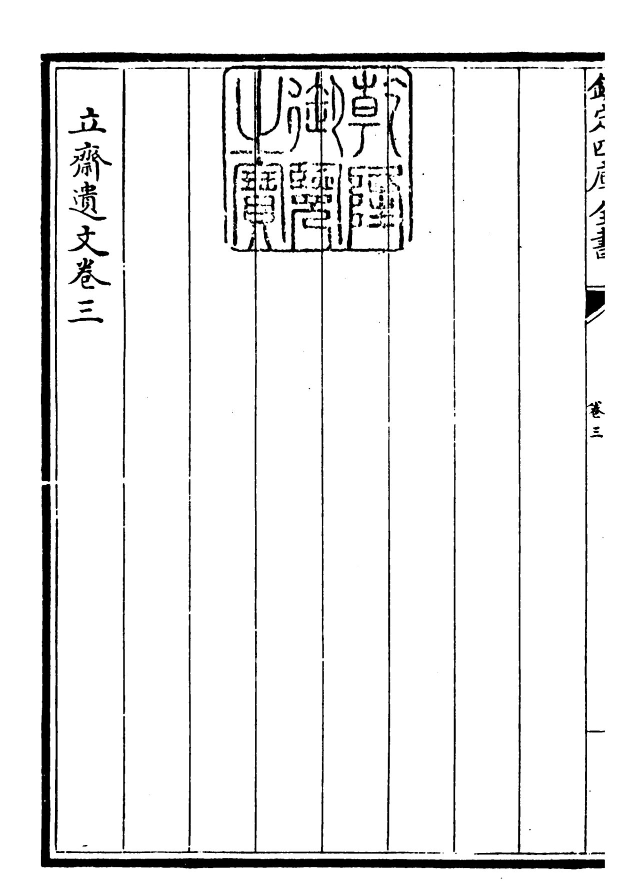
仰先生之峻節兮自有知為已然登先生之高樓兮適皇后之二年折寒梅以為羞兮挹飛泉以為酌跽敷袵以陳辭兮冀英魂之可作當金陵之初起兮釀新法以毒世舍大道而不由兮抗邪説而不易辟赫日之張空

兮闢紅爐以四燔玄寘深潛而遠避兮祝融直入而横犇自爂宯以及崇寗兮葢屢熄而屢皷或霞車而虹引兮或鞮顏而鞍股羌二惇與二蔡兮獨攘臂於其中灌脂束草而從之兮又駕之以颷風當是時也鳯何千仞之可翔龍何九淵之可襲江蘺薜芷化而為雲烟兮又何有乎植立嗟夫子之凜凜兮抱至誠以無為日月為之幹旋兮山川為之護持惟民窮通脩短寔予奪於天地兮匪人力之能與苟仰不愧而俯不怍兮夫何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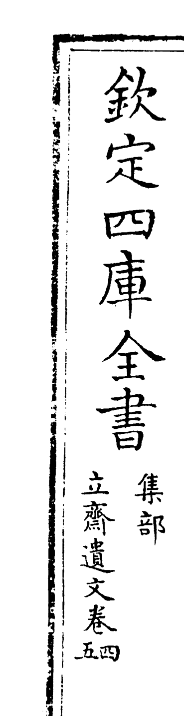
何懼汲東海以灌注乎八埏兮豈夫子之不任猛犬狺狺而羣吠兮孰云察夫子之真心進非忘己以為憂兮退非忘世以為樂人心各有所主兮固常情所不能度大矣哉德人之無累兮秉元化以翺翔視萬古如一息兮豈知夫蠛蠓之飛揚愚嘗怪史臣之私且陋兮求有過於無過謂先生疾惡為太甚兮所以貽好脩之禍天下有二道兮曰是是而非非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兮恐與道而相違孰非惡而可除兮孰非德而可立皇

皇汲汲猶有所不逮兮敢迂曲而回互今夫人之有重病兮惟良醫爲可醫朧龎與孟娵同宫兮固有盛而有衰三陽進而爲泰兮三陰進而爲否左九官而右四凶兮雖堯舜不能以致理天命固難諶兮人事亦靡常惠廸吉而從逆凶兮乃造化之大綱方雷霆之震激兮秉大圭而獨立豈不知唯唯勝於諤諤兮恐皇輿之敗績悲蒼生之不幸兮竟一落而不起使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所欲爲兮亦何愧乎涑水初余之約吾心兮曰至誠

以爲歸淩虛厲空以馳騁於一世兮古聖賢之所不爲志不足以帥氣兮頻復而頻失覩靈芝之煌煌兮唯撫鄙而大息昔涑水之設科兮雖先生亦疑其甚易惟篤信而力行兮故卒能貫言行於一致余非不知其可信兮終簡默而包羞整冠佩玉以自潔於一旦兮已不勝其汗流懲熱羡而吹虀兮非余之志也委厥美以從俗兮亦先生之所棄也駕象輿以度崑崙兮又遍歷乎大荒追翠幢而莫及兮仰視天之茫茫



立齋遺文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立齋遺文卷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監生臣施　銑

立齋遺文卷四

明 鄒智 撰

書簡

上吏部王尚書

智聞古之大臣受主知負人望以天下為己任也必求天下之士與之講天下之理論天下之事然後能大有為於天下未聞自恃其聰明自保其正直可以贊天下

之治也恭惟明公學本六經志在三代德足以鎮山岳量足以涵河海忠足以貫金石氣足以凌雪霜威足以鎮華夷可謂天下第一人矣然明公點檢平生所言所行於天下之理果能悉照之而無遺乎於天下之事果能悉處之而無不當乎照之而無遺處之而無不當則以一人為之也亦宜如使萬有一之或遺也萬有一之或不當也則何不求天下之士以自輔乎明公之起自西也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非獨為明公一身計也天

意之開與不開在明公民心之收與不收在明公朝綱之正與不正在明公士風之淳與不淳在明公太祖太宗無疆之休無疆之恤在明公外姦之側目内姦之切齒羣兒之幸災樂禍在明公明公一發而不中吾恐天意一塞不可復開民心一摇不可復收朝綱一壞不可復正士風一撓不可復淳無疆之休將轉而為無疆之恤矣明公生平盛德大業赫赫在天下者不能保其無損矣明公何不求天下之士以自輔乎周公之相成王

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皇皇汲汲惟恐
天下之士不至其門周公非好動而惡靜也天下之理
非一人之所能獨究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幹
也今天子有成王之資而未進成王之學明公居周公
之位而未及周公之聖三公六卿無名公畢公之賢以
協篤棐之心司禮監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進退
大臣又非若周之閽人得領於冢宰也明公何不皇皇
汲汲求天下之士以自輔乎智非天下士也願以身為

天下士之先明公肯慨然一納焉不乎自常情言之必曰智曽發吕祖泰之狂今不當見智思之審矣士之來顧其心何如耳有所為而來一足不可入一言不可吐無所為而來則雖一事至於十反亦何不可之有朱子嘗上陳福公書矣又上周益公書矣又上劉丞相趙尚書劉樞密書矣朱子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所以勤勤懇懇不能自已者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非若韓愈之徒求一官博一禄獻一古文者之比伏惟明公

賜之寸地使智得以容其足假之片時使智得以盡其言千慮之愚當有一得如其不許則智亦不敢先事取必以壞平生之節以辱大君子之門以貽笑於天下後世智干冒尊嚴不勝恐懼之至

復劉汝德

智頓首汝德年兄侍者承惠七月三十日書喜愧并作冬初遠惟太夫人起居萬福彭先生已出淛江平盜華翰尋當託人致之所論誠意懇篤足見涵養深厚但原

病下藥似未切耳由持之太高故也文公定計養氣一段非今日工夫不若戊申封事爲着題目試更思之如何今日諸老還屬三原隨事補綴儘有意思有爲則未也呂與叔諷富彥國智非不能如訑訑何叙州之言未必句句的當但前論白沙亦未嘗謂其不平實也要之親見然後可斷張加祥已造朝受左贊善掌禮館史事章德懋謝鳴治與白沙俱未有啓行消息賀克恭在憂中辭祭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薦白沙幾至得罪而

浮議已紛紛矣智索居已久操存涵養之功全無一分
惶恐惶恐六月前行迷甚遠比方旋輈得吾凡來大事
濟矣益庵南軒面講書傳真吾輩所當師法近疑義甚
多便欲求教計相會不遠故不敢凟兩書來意皆恐智
以前日之舉自畫此非知己知道者區區憂世之心吾
凡豈不悉顧于道有未盡耳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閙中
救荒之策亦宜留心熟講令著實可行萬一兩司有肯
延訪者舉而措之則斯人陰受其賜矣如何惟為道自

愛

與潘孔脩

智頓首孔脩老凡侍者别後數日偶聞尊翁病且危甚懼繼聞無事甚喜但未知侍行不也到任幾月矣瘴雨蠻烟之鄉寒煖失宜饑飽過度皆足以致疾而寡欲以養元氣尤其最切要者元氣既實外邪自不能侵矣朝廷事勢日異而月不同王三原力爭數事風采稍還肆為羣兒所中去國之期不出旦夕此公可謂老成人惜

其才不足以濟時耳前時政一疏處置空踈且未宜進當時為諆不忠今始覺其謬也閩中書多有如九大儒全集宜悉致之公暇仔細披閱篤信而力行之就中如明道行狀宜大書一通寘之左右愚弟所欲忠于吾兄者端不出此若夫承接上官宜以憲綱為主不可徑情直行也智粗安如昨惟學小書生記數讀書而已風便毋惜教誨不宣

與石邦彦華伯瞻

智扶老携幼周行九千里頼厚惠不至失所但索居既久學殖荒落此則殊可慮耳分職定在何時其直史舘無疑也史職之廢久矣意者其有待乎冬寒保重

謝汪傅二先生

智自三月二十七日拜辭出張家灣四月初八日生一男十五日登舟五月盡渡江聞家父西來不敢前進八月盡始得侍家父於南昌今已抵番禺矣竊惟天下之大本三曰君曰父曰師智事君不忠致盡煩於豸角事

親不孝致遠涉於鯨波事師不勤度三年如一日夙興
夜寐恐懼不勝執事愛惜人材曲加培植救之於羣譏
衆排之際以伸其屈慰之於流離困苦之餘以存其志
督之於放逸怠惰之日以勵其勤百凡處分無所不用
其極感仰何可言智初入城未受上司約束他無可告
者冬寒伏惟保興居以膺大用不宣

奉石齋先生

一峯行狀草草奉呈中間有重複處有疎脫處有直肩

不婉轉處計須先生會定一并得其遺書讀之然後可訂也此公是百世人物百世之下論其世者將於此徵之其敢苟乎聞尊體尚未平復伏惟守一處和為道自重不宣

用晦手卷更蒙録過智與有光但獻臣之高爽者細為點竄而智之萎弱者乃獨見遺似不能無親疎厚薄于其間耳叅同契說頭緒可疑葢復生于靜者也始生于動者也今人心無時不動若作用之初便從復起則所

謂靜者何處得來文都欲從乾起葢亦疑復之不可驟得而倒行逆施恐終非前賢本意也竊意當以涵養本源為先本源澄徹然後藥物生藥物生然後陽火可進陰符可退此自然之度也以外丹言之豈有藥物未生而先用火候者哉炎方非孱弱所宜勢須賴此非欲求羽化而登仙也幸教克脩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為郢書解者為燕說矣子長事已

發落未會子長不知其狀云何也冬寒伏惟為世道自

重

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大丘柳士師以上

規模晚生小子脚跟未定不敢援以為例耳然亦當善

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顔魯子以

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命耶若果

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雅作承黙化過便自覺長一格矣但詩人本義與來教

不同葢厓門海所在也登厓門之項則知海矣知海則知盧阜庵中老矣非謂由名節可以入道也程子曰東漢名節成于風俗一變則可以至道矣然則名節入道莫亦有此理耶請教揚秀才到此即日隨伍公行竟不及會聞學記及送别諸作録下馬秀才處屢求而不得便中乞别賜一紙為幸前月己東行裝不為劉公李公所允尋中瘴毒延及小仔幾不可支吾而荆婦之姙又已踰六月矣計及秋凉方可入松明書院也恐要知

與潘時用

得邸報知為京兆尹薦不知吏部復本云何僕身在石城家在順德蓋剖符者文翁也此中知己劉東山為最今考滿歸矣凡百蘇伯誠皆能道之有手教只付此公為便

與姜玉卿

春初得邸報悵悃者久之然在秣陵時固知必有今日矣州事有長官想不甚苦退食之餘取綱目一兩卷讀

之亦高明之一助也天下事將有賴於諸公敢以此獻若僕輩自分與世相遺矣秋深伏惟自重

與楊方震

石城不可居昨已奉報比單騎馳至乃知人言亦有不可信者已具文字辭免鹺差遣未知白洲如何處置鄙意只欲安靜以養微陽也

智頓首方震侍者六月間承惠四月書及家兄鄉試錄正月書却是今早才得其為悲喜葢不止如來諭矣智

蹤跡引之已悉老兄學有定見事有定理所以自立者
當有定式不須智言也南屏懿悳清才駸駸乎老境矣
奈何交游中愛智者老兄自知今不能其其伸意拙作
兩篇獻笑其一篇恐不可傳老兄先四十年不得已冒
古人所不敢進惟自重是祝

與張克脩

學範序已奉報續又熟復數過始覺前報不忠益此書
本自簡便不患其不安本非筌蹄不患其假借至以克

讓輩罪人警之則意雖切而法則疎矣若其大致則去

獅子橋記等位頗遠欲請別製一章以嘉惠後學如何

元晦欽夫高風雅度執事聞之悉矣當不罪其狂易也

方震此行欲以一木支大厦必非苟焉者宜作一書助

以高見畏天命悲人窮正仁人君子之責豈宜秦越相

視漠然不加之意耶白沙詩竊疑是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之意未知是否幸敎僕已力辭還任諸公謂瀧水之

役道路梗塞石城又素所衝突以是復苟安於此智謹

狀

與李天瑞

別來一年有奇無日不在左右興隆距楚地甚近沿途想不大費力也匪石書中有謝病之説豈以伊川辭西監為例乎西監自是好頭地與今日事體不同明道之判澶淵郤是吾曹正律也用之大節已歸家方震已壯上伯瞻將舁疾至常州矣匪石六月間上章謝病至於今未報白沙亦累見其為人平易淳篤與人交如骨肉

然議論惟是之從不自尊大其他則見於詩文者可考也僕至江西始見家父不孝無可言幸家凡中鄉試式又小兒頗穎異差足以慰老人之懷耳掣鹽差遣已謝却比又改清理鹽法及脩書書多恐不能盡聖賢經訓畢徐圖還任耳貴州地方多軍衛家父雖有關文不甚緊急前途未便幸善處之秋暑尚繁伏惟自重

承手書得知家君已過貴任悲喜交并但到家後無書不知前途更如何爾前日之差所以不復力辭者便家

君之西征也聞九月後已自日行適有瀧水之役道路梗塞今始班師計此月中當在松明書院矣廣中多古書年久剝落姑爲考異令補刊之非如來諭云云也僕雖無狀豈應狂僭至此乎伯瞻訃音得之想久老兄與之特厚者其爲感傷當何如用之大節秖是自歸間有一二訟者該部謙讓未遑也曹公謝章秖是質言別無他說周梁石鍾大祭之論殊不着題目話甚長非面莫既前書乃擇其宜于老兄者以奉勸耳貴州人來皆能

談道老兄動履高風峻節洛發良多細讀來書詞義懇到又見涵養深厚中間毛義吳祐兩句正中膏肓謹當書之座隅以備觀省令叔巡檢在後山與賊對壘家眷移在此中俱平善無事吳獻臣宰順德愛民如子決事如流間有古人所甚難者葢不獨為廣中最也恐要知春深千萬為世道保練不宣

與吳獻臣

令弟來見辱承厚儀惶恐無已公弟即吾弟何以此為

兼僕行止未定未知終得周旋否謹寄外府以待專納
高明當有以相諒也傳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以上猶言以來也今人誤認此字遂至極厚而不以
為異聖人之意固如是耶出入事已為之律令出必告
反必面否則門以下服上刑可保其無他矣然令弟淳
朴之質得之於天縱不為之防未害也書舍太受風南
海殊無壁畫恐須自家經紀然亦不必如何只發得十
餘葉蓬并百餘張故紙足矣古文有宜於今者亦宜發

下待僕簡閱付之今只泊没在時文中終不得長進也學範難遽督責惟以漸以摩默運於日用之間亦使其易知易從耳但自家一箇身心奈何不下無以為之儀刑深有愧高明委任責成之意古人三十以前博學不教正為此耳廵按蔣公伍公李公俱還車騎能一動乎燈下草草乞恕不恭

是曰是非曰非君子事天之道當然也若夫扶陽抑陰顧王人之力何如耳鄙見如此高明亮之

輿地圖若有善畫者煩更展拓令寬大好觀若山若水若都城若外國若省名郡名縣名各用五采顏色標填各省疆界各用分別庶幾舉目瞭然此須委一有心計的間人與畫工計議非縣主所能為也其愚慮所不及者更以高見擺布每讀史全得此圖氣力但則㨾太小重以目細總不得端的耳留意千萬

會城事聞已得六十功但不知儌刃者何類人又聞大軍所過無不殘滅毋惑乎益庵之喋喋也昨見白洲白

洲再三勸諭詞義懇切而都府又未見啓行數日甚覺

悶車騎早來至祝

智啓獻臣執事與執事别之明日克脩即有人來書中

欲渠别作一篇不知渠耐煩否一峯門人楊氏去白沙

求碑文有白金數十兩非河船所宜今迂道過治下乞

撥一官船送之范文正公作郡縣此等事多矣幸毋以

輕瀆見罪

智啓獻臣執事林待用乃弟曹公林公皆託之執事昨

見稟帖則執事已有以處之矣鄙見欲煩執事順差人一船一來接一以養諸生隆師親友之誠一以全此友直已守道之節凡執事與待用平生盛德皆與有光此亦諸公意也惟高明裁之

嘉貺已領小兒昨來亦復發熱豈俗所謂傳染者耶白沙書來責往石城此儒者正理但尹和靖誦金剛經亦有所不得已耳昨見方伯公舉公前説若不可解則公累之也事定再報

智啓都府申文已批下未見旨云何如大勢頗順須强起視事智思之爛熟矣決不可再舉也自此接人宜盡洗往日驕盈氣焰益務謙虚忠厚以為之本臨民之際宜體父母愛子之心使之感化於法令之外樂聞義勇遷善老凡本事也當不罪其狂易矣餘付梁生口陳至禱者小兒出入而已

昨得克脩書云執事覆勘懊惱者久之使者來知已還治喜極欲舞然道路不齊人事好乖又不能不為之恨

也詢使者云起居不爽是真耶是贗耶若果勢不能支須尋鄧醫氏為政以人才為本療病亦然冀珍重

家父以後九月初三日西還臨行時無他言惟念執事甚篤今當到貴州矣心緒無聊不言可識蜀中荒甚不比上年幸家凡選清水文學頗便家耳鄙懷無限何日從容為執事盡之

答友人

僕以不才自速奇禍荷明主寬仁大度曲加保全不勝

幸甚但願二三君子進德脩業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則
僕雖九死南荒亦復何恨嘉貺不敢留謹隨使者奉上
伏惟照詧

立齋遺文卷四